

說你没商量

今年的冬雪來得早，下得猛，氣溫突降，地上的雪水都凍住了。

廣寧社區是個老小區，尤其是社區門前那條路，地上坑坑窪窪，平時都難走，不用說這大雪天了，行人經過這裡都小心翼翼的。可再小心還是有人摔倒，只不過大多是年輕人，跌倒了，爬起來，拍拍屁股上的雪，罵幾聲就走了。

一位拄著拐杖的老太也從這裡經過，腳下一滑，“啪”的一聲，跌倒了。這老太腳埋在雪裡，屁股著地，側著身，想用手撐起來，卻用不了力，只好喘著粗氣，不時“哎喲、哎喲”地叫著。

社區進進出出的人很多，走過老太身邊的人，有的稍作停留，馬上走開；有的假裝沒看到，直接走過；有的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仍繼續走自己的路，竟然沒一個人去扶一下。

雪，還是紛紛揚揚地著，而且越大下越大，大雪不停地從樹上“啪啪”地落下來，打在老太的身上。就在這時，一個騎著破舊自行車的年輕人，口中唱著金庸武俠片《雪山飛狐》中的片頭曲《雪中情》，東一歪西一歪地過來了。

騎到社區門口，看到地上的老太，他立馬刹住車，問邊上的人是怎麼回事兒。有人說：“老太摔倒了，大家都不敢扶，家裡又沒有金礦，這樣的好事不好做啊！”

這青年叫阿三，也是住這社區的。平時雖然油嘴滑舌，講話沒一句正經的，但人很聰明，心腸好。阿三聽人這麼說，忙說：“好，好，跌得好！”這時路過的人站住問：“老太跌在雪地裡，你還叫好，你這人怎麼這樣呀！”阿三把自行車往邊上一停，掏出手機，對著圍觀的人和地上的老太，拍起了照片，反應快的人馬上用手把臉擋起來，有的轉過身不讓他拍，以為阿三要把他們這些袖手旁觀者的照片發到微信朋友圈進行曝光。阿三忙解釋說：“你們不扶怕啥，我是想扶，但我也沒金礦，拍些照，萬一真的那個，也好找你們做個證。”

拍好照片，阿三走到老太身邊蹲下身子問老太：“你摔倒多長時間了？哪兒摔傷了？”

老太苦著臉回答說：“有好長時間了，差不多20分鐘吧。我的腰閃了，腿腳又不便，爬不起來了。”

阿三一手拉著老太的手，一手托著老太的背，把她扶了起來，還幫她拍乾淨身上的雪。

就在這時，老太的手突然死死地抓著阿三不放，還一個勁兒地說：“我終於等到人了，快送我去醫院。”邊上人一聽，都以為真是個碰瓷的，齊說阿三這下要倒

楣了。

再看阿三，不慌不忙神態自若，他問老太知道不知道家裡人的電話，老太說知道的，但兒子很忙。

阿三拿出手機，讓老太報下她兒子的電話號碼，說是幫她打電話通知她兒子，讓她兒子來帶她去醫院檢查或接回家。

阿三按老太說的號碼撥打電話，在說話的同時，一不小心，腳下一滑，“啪”的一聲摔倒在地上，痛得阿三不停地大叫：“哎喲，痛死我了，痛死我了！恐怕是摔骨折了。”

電話接通了，阿三大聲說：“你快過來，你媽摔傷了，我扶她時也摔了，腳很痛，不是骨折就是扭傷了腳，你快來送我們去醫院吧。”

剛才在一邊圍觀的人都用驚訝的眼光看著阿三，都在心裡猜測著，難道怕被詭詐就來個反詭詐？大家都想看看這場戲怎麼演下去，於是冒著寒冷，站在那裡繼續看熱鬧。

老太的兒子很快趕來了，大家一看，呆了，不是別人，竟然是廣寧社區新上任不久的趙主任。趙主任匆匆趕過來，手上的掃把還沒丟掉，他一大早就和社區的工作人員一起在清除積雪。老太就住在隔壁社區，她是下樓倒垃圾，結果把輪匙忘在家裡了，她知道兒子今天忙，就深一脚淺一腳來找兒子拿鑰匙，誰知剛到社區門前就滑倒在地上。

趙主任一邊扶起地上的阿三，一邊說：“阿三，你為了扶我母親連自己都摔傷了，對不起啊！”誰知阿三說：“什麼，你就一句對不起就行了？”趙主任問：“那你要怎麼樣？”阿三說：“我是扶你老媽才摔傷的，你總得送我去醫院拍個片子，檢查一下吧！”

趙主任連忙叫了輛計程車，拉著阿三去醫院。

就這樣，趙主任一手攬著老媽，一手扶著阿三，阿三一癱一拐跟著趙主任去人民醫院做檢查。趙主任的母親閃了腰，腿部肌肉受了涼需要住院。阿三拍過片子，顯示他的足踝部骨頭正常，但阿三說很痛，於是醫生說可能是傷了筋或者扭傷了韌帶，如果是軟組織受傷，拍片子是看不出來的。醫生給阿三配了吃的藥和一盒傷痛膏。

掛號、配藥費都是趙主任出的錢。阿三看了帳單，將幾十元錢交到了趙主任手裡說：“這點兒小錢我先自己付，到時候一起算總帳。”

趙主任吃驚地問阿三：“算總帳？”阿三反問道：“難不成你想用這百十元的醫藥費打發我？俗話說傷筋動骨一百天，雖然沒傷到骨頭，但傷了筋，韌帶扭

傷也一樣麻煩，都得好好養。這誤工費、精神損失費是不是該賠？請假肯定影響到月度獎、季度獎、年終獎，你是不是也得賠？要是因為請假而丟了工作，論情論理，你還得為我找工作呢！”

趙主任見阿三這樣說，吃驚地問：“你是想詭我吧？”

阿三一臉憤怒地說：“話別說得那麼難聽，論情，我是扶你母親摔傷的，我是見義勇為，奉獻愛心，你作為兒子，不能甩手不管吧？論理，是因為這條路年久失修，都是坑坑窪窪，地面不平再加上冰雪，你是我們居委會的主任，應該負該負的責任，就算訕，也是訕你沒商量！”

真是秀才遇上兵——有理說不清。趙主任耐心地解釋道：“阿三同志，我上任不到一個月，很多事情都在處理中。我知道你前幾天反映過道路的情況，但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個時間、有個過程的。”

“這個我不管，你是居委會主任，必須處理好。前兩任主任開始也說解決修路問題，結果都推說沒錢而不了了之。這道路不修好，每年都有孩子和老人摔傷，你們什麼時候管過？這次我的問題若不解决好，我要告你們，就算是告不了，我也要到微信朋友圈和網上發帖，讓大家來評理，你這個居委會主任到底有沒有責任！”

趙主任無可奈何地說：“好吧，給我三天時間，我們居委會討論一下，到時候給你個答覆。”

阿三於是請了假，在家裡等消息，有時出門去學校接送女兒或去菜場買菜，都是一癱一拐地去，手裡還拿著根拐杖。這天，他送女兒去學校回來，遠遠地看見社區門口來了好多人，有的拿著鐵錘，有的拿著鐵鍬，汽車也裝來了沙子石子，趙主任正指揮著卸車，見了阿三就說：“阿三，這修路的事，鎮上批准了，保證過幾天就修好！”

阿三一聽，高興地問：“真的？”他邊說邊跑到趙主任身邊連聲說：“謝謝趙主任，謝謝趙主任！”

趙主任笑著問阿三：“怎麼，拐杖呢？腳不癢了？這醫藥費、精神損失費、月度獎、季度獎、年終獎，等等，怎麼算？”

阿三紅著臉，抓著頭皮連忙說：“不不不，不用算了，你以為我真要算，真願意這麼做？一癱一拐的多難受啊？不過也值，我用這反詭詐法，換來了領導對修這條道路的重視。”

原來，為修路的問題，社區居民多次反映過，就是一直不見動靜。熱心的阿三在為老太打電話時，發現手機上顯示的電話號碼竟然是新上任的趙主任的電話，為道路問題，阿三前些天剛好去找趙主任反映過，並把電話記在了手機連絡人中，於是才有了上面那出戲。

身邊，大大方方地坐下了。

李前進等幾個男同學看

向景大海，像當年在學校那會兒，帶頭起哄。原來，當年班花喜歡景大海，兩人有過一段朦朧的感情。

景大海有些不好意思，清了清嗓子，提議道：“大家先來介紹一下自己的近況吧！先說我自己，我現在跟著女兒在山東，春節時才回老家一趟。”

“我在北京兒子家……”
“我在上海女兒家……”
李前進心中感慨著：老了老了，竟然成了北漂、滬漂，大家怎麼都成了跟著孩子轉的“老漂”呢？

人齊，開席。班花挨著景大海坐在一起，兩個人不時低頭私語。

同學聚會很快接近尾聲，李前進希望大夥兒能在上海多待幾天，四處逛逛，可一圍問下來，只有五個同學響應。李前進問景大海：“老夥計，你車票是晚上的，咱們下午找地方喝喝茶，再聊聊？”

景大海忙擺手：“不啦！我等下買點特產得回去了，不敢誤了火車。”說罷，他焦急地直看手錶。

同學聚會匆匆落幕。送走了景大海他們，李前進和幾個同學決定先去喝杯茶，再去看看外灘。

華燈初上，大家來到了黃浦江邊，又是合影

機，可往櫃檯前面一看，依然連個人影兒都沒有。他心裡琢磨：這人也忒怪了，明明說在這兒等著，為啥一眨眼又不見了人影兒？

雖說不見人影兒，但人家說了等著要，張祥生也就沒有耽擱。他把電唱機拿起來，不多工夫，就找到了毛病，原來是沒插記憶體卡。“沒記憶體卡咋響……”張祥生哭笑不得，他找了一張裡面有不少戲曲和評書的記憶體卡插進去，按下開關鍵試了試，頓時，電唱機裡響起了“叮叮呀呀”的聲音。張祥生關了電唱機，放到櫃檯一角。顧客沒在這兒，他依然先去修剛才的電視機。

正在修理的當口，那聲音又響了起來：“修好了嗎？張師傅。”

張祥生正忙著，沒法回頭，只得回答說：“沒安記憶體卡，給十五塊錢，你自個兒把東西拿走吧。”他有些生氣，這人也真是的，每次偏湊著自己忙的時候過來。

一直等到張祥生忙完，那人也沒有說話。張祥生一邊回轉身，一邊說：“東西……”可一看櫃檯前面，哪裡有人影呀！再一看電唱機，也不見了蹤影。他这下更生氣了，心說：這人也忒不地道了，也就十幾塊錢，犯得上這樣做？他越想越覺得生氣，就拉開櫃檯一邊的側門，找到在商場門口值班的老丁，問道：“老丁，你見沒見一個人拿著電唱機從大門出去了？”

老丁搖著腦袋說：“沒有啊，這老大一會兒了，出去的沒一個，進來的也沒一個。”

，又是買紀念品，感到了久違的輕鬆。

突然，李前進發現遠處的長椅上坐著一個熟悉的背影，是景大海！再仔細一看，景大海身邊還有一個披紅色圍巾的女人。景大海跟她有說有笑，兩個人挨得很近，關係顯然非同一般。好你個老不正經的傢伙！怪不得故意避開我們，原來是跟班花的私下約會呢。看那顯眼的紅色圍巾，不就是班花嗎？

一個男同學也看到了景大海他們，悄悄地對李前進說：“我聽說，老景的老伴兒在昆山那邊給女兒照看孩子呢！老兩口長期分居，出現這種情況，可以理解……”

李前進恍然大悟道：“怪不得剛才班花一見到景大海，就坐在他旁邊了，一點也不避嫌，敢情兩個人早就好了？”

“老李，咱們快走走吧，要是被他們發現我們在這兒，多尷尬……”

李前進想想也是，連忙招呼大家走開了。

這天之後，李前進心裡多了一個疙瘩：景大海和班花舊情復燃，作為老夥計，自己該不該勸勸他？尤其看到景大海經常在同學群裡假模假樣地發一些家庭和睦的“心靈雞湯”，生性耿直的李前進不由得心生反感。

轉眼間到了春節，李前進回老家了。這天，他前腳剛進老家的家門，景大海的電話就打過來了。原來景大海兩口子也回來了，約他晚上到家裡吃飯。

老夥計見面，少不了要喝幾盅，可看到景大海的老伴兒玉娟，李前進不由得又想起了在外灘看到的那一幕。有心說破吧，怕人家老兩口關得不開心；有心不說，又過不去自己良心這道坎。

張祥生說：“怕不是你剛才睡著了吧？”

老丁一聽，漲紅了臉，說：“你可別這樣埋汰人，沒有就是沒有，我剛才可是連眼都沒眨一下。”

看老丁的樣子不像是說瞎話，張祥生也就不再堅持了，說了句“跟你開玩笑吧”，自個兒回到了櫃檯裡面。他越琢磨越覺得這事兒玄乎，難道是自己看花了眼，耳朵聽錯了音，還是誰在戲耍自己？他又往櫃檯上看了看，突然發現櫃檯上放著一張小紙條，抓起來一看，上面歪歪扭扭寫了一行字：“十五塊錢，找西街的馬春興要！”

張祥生原本就是個愛較真的人，他把紙條揣在兜裡，走出商場，騎上電動車，就往西街趕去。到了西街，看到一棵大樹下坐著幾個老頭正在閒聊，張祥生停車，問他們馬春興家在哪儿。有個老頭指了指前面，說：“往那兒走，有家用燒紙糊門的，就是了。”

張祥生謝過之後，騎上車向前，走了沒多遠，見到一家的大門正中用燒紙糊著，顯然辦過喪事沒多長時間。他站在門口叫了一聲，從裡面走出來一個中年男子。張祥生一說找馬春興，對方說：“我就是，有啥事兒？”

張祥生就說了，說是有人找自己修理電唱機，最後把修好的電唱機拿走，留下一張紙條。說完，他把那張紙條拿出來，遞了過去。

馬春興聽完，臉上流露出驚恐的神色。他猶豫了半天才接過紙條，只掃了一眼上面的字，就驚慌失措地說：“這就把錢給你！”

父親“碰瓷”

父親一生正直清白，三裡五村的鄉親們都欽佩父親的人品，其實，只有我知道父親是有“污點”的，他有過一次“碰瓷”的經歷。

父親年輕時在縣城醫院的食堂工作，在七八十年代那是個人人羨慕的職業。我家孩子多，生活過得有點拮据。按理說，父親在食堂上班，家裡孩子應該是白白胖胖的，事實是我們弟兄幾個都是面黃肌瘦，一看就是營養不良。鄉親們見到父親，總是這樣說，志剛，你下班不會往家裡拿個饅頭嗎？你看孩子都餓成啥樣了？父親聽了，只是嘿嘿地笑。

確實，父親工資菲薄，人又不活泛，只靠母親一個人在老家種兩畝地，困難是肯定的。

那年，我十五歲，馬上要上高中，大哥成親了，還要翻蓋房子，生活還是一如既往地緊巴。

一個週末的早上，父親對我說，你今天不上學，跟我進城買東西去。隨便吃點東西，我和父親就一人騎一輛大架自行車向縣城駛去。路上，我問父親買什麼？父親說，買鋼筋。我心裡暗想：大哥蓋房子買鋼筋需要不少呢，騎車子怎麼帶得回來呢？大概是先問問行情，然後雇車拉回來吧。

到了建材市場，我跟父親跑了幾家店，終於和一家談妥了價格。店家按我們要的尺寸切割好，問父親要不要叫個車。父親說不用，說完就讓我扶著自行車，他開始一根一根地往上裝。費了好大的勁，兩大捆長長短短的鋼筋被捆綁到我倆的自行車上。父親擦了一把汗，乾脆地說了句，走吧！

說完，他推著自己的自行車往前走。我蹬開支架，就覺得車子重有千鈞，身子猛一趑趄，差點歪倒在路上。店主問我，你看你那小身架，推得動不？我望著父親的背影，咬咬牙往前趕去。

沒走多遠，車子一顛簸，重心發生了偏離，我手中的車把仿佛要撒歡的野馬，怎麼也按捺不住。走一步，車把就往上跳一下。不一會兒，我的胳膊就仿佛被抽走了筋骨，開始都抖動起來，自行車馬上就要脫手而去了，我忍不住焦急地喊道，爸，爸……

父親扭頭一看，趕緊把車子紮住來幫我。他重新整理了凌亂的鋼筋，又撿了幾塊破磚頭放在我的車籃子裡來平衡重心。也許是我的力氣太弱，走了沒多久，車子又開始跳起舞來。

父親放慢步子，和我並排而行。他一隻手推著車子，另一隻手幫我按著車子，那是個很難受的姿勢。

在一個狹窄的路口，我倆並排而行的自行車隊佔據了大半的路面。一輛汽車在後面鳴著笛地催促起來。本來就筋疲力盡的我一著急，更加搖擺不定，腳下一滑，車子順勢朝我身上歪去。父親為了拉住車子，自己也失去了重心，兩輛車子全部倒在了路中間，其中一輛重重地砸在父親身上。

父親的手被砸出了血，我嚇得哭了起來。汽車司機下車一看，開始自證清白，我的車可沒挨著你們啊。

路人趕緊把壓在父親身上的自行車移開，正要拉起父親，父親擺擺手，意思是不讓動。大家開始七嘴八舌地指責小車司機，小車司機看著父親煞白的臉色，也開始慌了。對父親說，要不，我帶你去醫院吧。父親又擺擺手，對小車司機說，你把我爺倆送回家吧。

小車司機一聽，二話沒說，在路邊攔了一輛運貨的三輪車，連車子帶貨都裝到了車上。小車司機付清了車費，開著車一溜煙地跑了。我看著父親血淋淋的手，問礙不礙事？要不我們去醫院吧？

父親這時竟有些輕鬆，沒事，就被破點皮。

三輪車車主說，你爺倆真實誠，往醫院一躺，不給個三千五千的不讓他走。

父親嘿嘿地笑著，沒有接話。

臨出城時，父親讓三輪停車，從兜裡翻出一塊錢，遞到我的手裡，還剩一塊錢，出來一天了，你去買個饅餅吃吧。

我接過那張汗津津的毛票，轉過身，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不住滑落。

酒過三巡，半醉的景大海說要親自下廚，烹飪一道從山東帶回來的海魚給李前進嘗嘗鮮。看到景大海離開酒桌，李前進借著酒勁，把那天看到的一幕向玉娟和盤托出。

玉娟聽了一愣，轉身便走進了廚房。不一會兒，景大海和玉娟出來了，他一本正經地說：“本人景大海鄭重承諾，今後與老伴兒玉娟約會，一定向班長李前進報告！”

李前進覺得景大海沒個正經：“你這承諾算啥意思？”

景大海忍不住“哈哈”大笑起來：“你跟嫂子告狀，咋不先來問問我怎麼回事兒？告訴你，那天你看到的就是你嫂子哇！”

“糊弄鬼呢？我雖然沒看清楚，可那天嫂子人不在上海！”

景大海解釋說：“你嫂子那時在昆山，幫女兒照看小孩，坐高鐵去上海很方便。”

李前進還是不信：“大家都不是外人，嫂子去了上海，為啥你不帶她來同學會？”

玉娟為李前進倒滿了一杯酒：“那天在外灘的真是我。因為疫情，帶孩子，我們兩口子大半年沒見面了，我不喜歡湊聚會的熱鬧，就想和他單獨在一起說說話！”

景大海笑眯眯的樣子，李前進有點尷尬：“可那人披著紅色圍巾，不像嫂子平時的風格啊！”

景大海解釋道：“我問班花圍巾在哪儿買的，給你嫂子也買了一條！她可喜歡了，當時就披上了。”

“你們兩口子啊！”

談會消除了，李前進心裡卻五味雜陳……

馬春興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百元大鈔，遞給張祥生。

張祥生找了錢，準備走的時候，隨口問了句：“你跟那人到底是啥關係呀？”

馬春興猶豫了好半天，支支吾吾地說道：“其實……那是我爹。”

張祥生說：“怪不得。不過，老人家做事兒也忒不地道了，連個照面都不跟我打，這大老遠的讓我跑來要賬。”

馬春興連忙擺擺手，說：“老哥，別說了，你剛才來的時候沒見我家大門上的燒紙嗎？”

張祥生說：“見了，你家這是誰過世了？”

馬春興說：“不瞞大哥說，就是我爹。”

張祥生差點驚掉了下巴，馬春興接著說：“我爹最愛用電唱機聽戲聽評書，去世前，他特意叮囑我，要把這個電唱機一起下葬。我尋思著這電唱機老舊了，下葬就下葬吧，可裡面的記憶體卡還能用，要是一塊兒下葬就虧了，我就把記憶體卡給摳了出來，沒想到……唉，還是不說了吧。”

張祥生恍然大悟，說：“哦，怪不得我見不著人呢！”

從馬春興家裡走出來，張祥生又路過那棵大樹，幾個老人問他找到人了嗎，他回答說：“找到了，他爹欠我筆錢，讓我去找他要，到那兒就給了。”

一個老人說：“這傢伙，對他爹搵門得很，這回總算做了一件說得過去的事兒。”

“老漂”的同學會

這週末，李前進要去參加中學畢業50周年聚會。作為曾經的班長，李前進沒少張羅。

聚會這天，李前進一大早就向兒子兒媳“告假”，讓夫妻倆自己帶娃，他提前趕到陸家嘴的一家酒店等候。李前進有些激動：全班最終確定能來的，超過了一半。有些因為疫情來不了，有些身體不好。對於他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，已經非常不容易了。

臨近中午，同學們陸續陸續到了。景大海是李前進的鐵哥們兒，一見面，兩個人激動地抱在了一起。景大海在山東幫孩子帶娃，李前進在上海兒子家幫忙帶娃，整整兩年了，兩人愣是沒見過一回面。

眼瞅著人快到齊了，李前進招呼大家先進包間坐下。看到他跑前跑後地忙碌，一個女同學故意嗔怪他：“要我說，這同學聚會就在咱老家江西搞多方便？害我從江西趕過來，老骨頭都要散架了。”

聽了這話，景大海替李前進“出頭”：“誰讓咱們現在都漂在外面呢，守在江西的真沒幾個嘍！”

同學們正說笑著，一個披著紅色圍巾、風姿綽約的女子嫵嫵來遲：是多才多藝的班花！

大家頓時歡呼起來，女同學們上前爭著和她擁抱。班花激動地說：“為了與同學們見面，我今天特意披了紅色圍巾！”說完，她走到景大海

電唱機

張祥生是修理小家電的，他在商場一角租了個櫃檯，由於他水準高，要價也公道，每天都有不少人來修理東西。

這天中午，商場裡稀稀拉拉沒幾個客人，張祥生因為手頭正在修一台電視機，還沒有顧得上吃飯。突然，有個聲音響了起來：“張師傅，給我看看這電唱機咋不響了。”

張祥生頭也沒抬，回答說：“稍等一會兒啊！”他正在擰一顆螺絲，不能半路就擱下。

擰好了螺絲，張祥生回過頭一看，櫃檯前竟然空無一人，只不過櫃檯上多了一台電唱機。他也就沒有多想，這是常事兒，好些人看他正忙著，就把東西往櫃檯上一放，過一會兒再來拿，省得在這兒乾等著。

張祥生拿起電唱機，大概看了看，就放到一邊的桌子上，又去修剛才那台電視機。他做事兒有個準則：人要是在這兒等著，就先給你修；不等的話，就排著號修。

過了沒多大一會兒，張祥生正修著電視機，那個聲音又響了起來：“張師傅，修好了沒？”

張祥生正在焊接一塊線路板，這可不敢分散精力，他依然頭也沒回地說道：“還沒呢，沒見著你人，以為你先走了呢！”

那聲音說：“我等著哩。”

張祥生把線路板焊接好，回過身準備修電唱